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名將

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月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豨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威、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子、豨歡喜、隨詣曹公、公遣豨

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孫必不敢害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盖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

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功嘆曰登天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敎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敎敎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

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

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

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
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
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
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
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
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
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
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
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

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爲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旣深懷忿恨而宦官黄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閻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
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
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鬬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
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
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
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
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縣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艾據

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

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
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
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
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
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
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啓會使聽內
一親兵出取飲食烈詒語親兵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
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
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

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因衆喪狼籍維衆時見剖膽如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爲典農綱紀還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
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
平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
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
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
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曰存亡在此吮出將斬之忠纂
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

率太子諸王及羣下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釋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尔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大○是○○○○○○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安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瓘監艾軍艾父子既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衆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瓘遣别將討艾遇於緜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衆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叅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曁謂祜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放屁）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illegible]不育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免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晧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

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
送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
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
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制於我、若
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
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
要令蹔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
是王渾雖破皓軍、猶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
恥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

又報周浚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絶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眞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後周賀若敦賀若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絶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客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

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許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殺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簒位欲平江南高

頻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揔管與壽州揔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

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勑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乃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

弼愈益怨望後数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
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
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
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佪者數日惜其功特令
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
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
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
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
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

破的，彌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彌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劣，彌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彌拜曰，唯殿下所擇，彌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共游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

遇鵰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鵰、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
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謀
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
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
易可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
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
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遂遣使朝
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
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

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
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乎、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
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玷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
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閭懼、復共
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其
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
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
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

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逈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年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

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簒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揔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

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

之煬帝即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為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臾活耶子玄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曰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為德反以為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為祿山所縊燧走西山間道

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賓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賔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欵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崞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旣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
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
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
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援臨洺卽分恒州兵
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
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
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
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决死悅大敗斬首
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
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

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
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
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
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
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
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
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
（亦是）
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
下令曰、須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
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

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爲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三千餘人尸相駘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眞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太原燧念晉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萬餘人李懷光反詔

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

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留順

昌至是月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且報金騎已入陳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

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
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
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
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
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
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
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
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
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

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

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术大喜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尓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

毒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术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

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敗敵敗退郎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飼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巳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鬬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亙十五里毎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

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

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遁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何說）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宣撫判官知荊南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

軍馬、錡引兵屯揚州、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
者鑿沉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賛軍
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
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
生手、當愧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恨發怒、嘔血數
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
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
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
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
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

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撇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

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鬪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甞攜客入茶肆歐殺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

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

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
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口思
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
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
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
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
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
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
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
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

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獘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犒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

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董摶霄

董摶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摶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

可供三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四 終

賢將論

李生曰、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岳忠武侯曰、五者闕一不可、然是五者、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沉、其見事敏而決、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已、知天知地、知可以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緩、家詩書而尸禮樂糟粕者、冠冕珮玉以

立於朝視甲冑之士皆為武夫為麄人小小儆戒即推以與一二麄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傅周召也我皐夔稷契也安能知此麄人之事哉蓋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麄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麄人而用之哉

藏書賢將傳卷五十五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
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
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閒語、
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
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
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爲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

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焉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故敕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敕禹還兵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年春延岑復寇順陽間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

臣皆增户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内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閒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

歸謂茍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萌爲主簿、以茍萌爲從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

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
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
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故軍中號
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隷軍中皆
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
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
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
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
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
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

慚懼、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

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因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帝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

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
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黽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
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
重走、車重皆載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饑、爭取豆、赤眉
還擊、弘遂大潰、頻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卻、異以士卒
饑倦、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
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出、收
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異使壯士
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
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崤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陳謝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忸忲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栒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

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死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

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唯○援○能○賑○此○言 ○眞○

乃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

分明畫出一个木偶人

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

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
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
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直○是○
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
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
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千○百○年○無○八○）可無不可，（知○此○○○）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

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吏繕城

郭起塢埃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
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
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
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恩信寛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
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
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
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
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

中郎將援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

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　老當益壯
舒劉匡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
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粮　是
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
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
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老當益壯
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
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
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

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

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自

常情

生○死○交○情○

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即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此亦權語以解弟心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豈宜以此爲劣）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自高）援遇讒亦唯勃能終自焉（本自高）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醜）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

若訥而內洸敏援甚奇愛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
夭沒

李生曰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攺葬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鹿張角反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

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無功而還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

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

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撝足以振風雲叱

傷心

說得可憐

陀可以與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徵冀方之士勤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嚮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今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亦是亦是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

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姧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此

說空聽可惜可惜

胡說甚

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竪亂朝董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内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此說又宏聽可惜可惜）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旣而抵

手訖曰義眞、犢未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愼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闇忠之說、蒯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朱儁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

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
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儁登土山跂望顧謂張超曰賊
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
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
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
中儁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
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
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擅政以儁
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

會議從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雋太僕、以為己副、使者拜雋、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雋、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大○是○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

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就傕及
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
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
留質儁等儁素剛卽發病卒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
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
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
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
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
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

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
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
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
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
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
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
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
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
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
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

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遐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眞者獨能知而讓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

固宜雖然義眞之不受閭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鄺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眞之不死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儁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

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郡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復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幷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

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以故賞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尉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

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與滎病爲節所責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天子深納與言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奐等自因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奐與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隷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遇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拊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

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孤
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
言頗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
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
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
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
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
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
所著銘頌書敎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

英芝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與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

廣書賢將傳卷五十五終